

协商对话式德育的时代意蕴

严从根

(南京师范大学 道德教育研究所,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随着新课改的深入开展, “协商对话”俨然成为现今德育改革领域中的热门话题。成为热门话题的“协商对话”有其特定的时代意蕴: 它是德育改革的一个新视点, 批判传统德育的一个新概念, 构建现代德育的一个新视角, 影响德育未来走向的一个新愿景。

关键词: 协商对话; 德育; 时代意蕴

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来说, “协商”和“对话”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协商”和“对话”走进教育视界, 始于20 世纪后期的西方国家。在我国, 引进“协商”和“对话”直接与新课程改革相关。如何较为准确地理解、把握“协商”和“对话”, 似乎成了当今教育工作者绕不开的话题。协商(Negotiate)一词, 用英语来解释, 即“Try to reach agreement by discussion”, 汉语意思是商谈、谈判。一般而言, 协商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交流, 并力求达成共识的活动。对话的英语单词是“Dialogue”, 含有“意义流动”的意思, 汉语意思是“两个或更多人之间的对话”、“双方或几方之间的接触和批判”。

协商所蕴含的理解、交流、做出回应等, 都离不开对话, 协商总是对话性的过程。为了强调协商的对话性, 我们把协商称之为协商对话。对话却并不一定就是协商, 因为, 对话可以有目的的, 也可以是无目的, 只有是有目的, 并以达成共识或妥协为目的的对话才是协商。因而, 协商对话总是人际性的(Interpersonal), 它关系的是公共理性形成的过程。[1]协商对话的准确界定应该是交互理性的对话性过程, “目的是解决那些只有通过人际间的协作与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情形(problematic situations)”。[2]根据这个定义, 协商对话不仅意味着是一种对话或辩论的形式, 它更意味着一种合作性活动。随着新课改的深入开展, “协商对话”不仅成为课程与教学领域中的热门话题, 也俨然成为现今德育改革领域的热门话题。任何一个热门话题的出现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 时代赋予了“协商对话”以特定的内涵。

一、协商对话: 德育改革的一个新视点

“协商对话”理论之所以在我国开始盛行, 直接原因就是有效地践行新课程改革的理念。与协商密切相关的“对话”一词不仅写进了《课程改革纲要》, 而且进入了新课程标准。“协商对话”, 是新一轮课程改革的一个新视点。[3]

1. 协商对话不是简单的谈话问答, 而是基于相互承认的沟通

在现今的课程改革及其相应的德育改革中, 很多人潜意识里以为协商对话就是谈话问答, 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得要领的。协商对话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谈话和问答的范畴。协商对话中的教师和学生都是主体性的人, 他们互为主体, 是一个“I”(主体)和一个“you”(主体), 即“我-你”关系, 教师把学生看做是具有独特个性、自由的人, 而不是划一化、工具化和物化的人。协商对话不是简单的意义传述, 而是意义的通融; 不是简单的你问我答, 而是基于平等、

自由和民主之上的相互承认。没有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简单的诉诸教师问学生答，或学生问教师答的“对话”，仍然是一种灌输式的德育方式，它仍然没有改变传统师生关系中的“*I*”(主体)和“*me*”(客体)，即“我-它”关系，这种对话不能称之为协商对话。

2. 协商对话不是简单的接纳，而是包容的理解

很多人认为，既然协商对话中的教师和学生互为主体，他们彼此要充分尊重彼此的价值判断和理据，那么，协商对话就是让彼此接纳各自价值观的过程。这种看法是有待商榷的。如果只是一味地去“接纳”彼此的价值观，不“理解”对方独特的价值观，那么，就不可能对对方的价值观给予足够的尊重。例如，如果一位学生是一位忠诚的穆斯林信仰者，如果不能充分理解他的价值观，我们非常有可能认为该生的价值观是荒谬的、虚假的、低下的和廉价的。“这些态度不可能不耗竭持这些态度的人的求同意愿，并在那些因此而受到贬抑的人们那里产生愤怒和怨恨。”[4]泰勒因此强调相互理解的重要性：“治疗蔑视的唯一处方是理解。”[5]如果协商对话仅停留于简单的接纳，没有达成相互理解，这实际上只是独白式的交流。在协商对话中，要想充分地理解彼此，师生都必须真心地去理解对方的“理解”，而不是以自己的理解代替对方的理解，或者要求对方接受自己的理解。

3. 协商对话不是简单的了解，而是精神的共享

协商对话是具有同等资格、同等权利的人通过言谈和倾听而进行的双向沟通的方式。也就是说，协商对话不仅仅指彼此之间的言谈，而且指双方内心世界的敞开和彼此接纳，它能够促进人的自我生成。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协商对话是让人们开口，让人们暴露实际问题的一种最好形式，让人不断反思和超越的唯一办法；协商对话也是自由人与自由人之间的交往，适合于人的自由选择、自由创造的要求。正因为此，协商对话不仅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人与文本、人与万物之间的一种交往形式，而且还是弥漫、充盈于诸者之间的一种教育情境和精神氛围。协商对话作为“精神共享”的形式，在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使师生达到“美美与共”的理想境界。

4. 协商对话不只是简单的妥协，还要是视域融合的形成

不少学者错误地认为，在价值多元社会里，协商对话能够达成的共识的只能是底线的规范伦理，道德的高标追求是属于个人的私事，每一个人的价值观是可以不一样的，他人没有必要学习和认可别人的价值观，更没有必要借鉴对方的价值观来完善自己的价值观。这种认识根本没有领会到协商对话的深层内涵。长期从事协商课程研究的库克就认为，协商实质上是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针对某个议项带着自己的观点、需要和愿望聚在一起，为实现一个各方最满意的结局而共同努力，其结果将带来不同心灵的融合，不同想法的沟通，从而使教师和学生的意图和最终目标达成一致。[6]可见，协商对话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形成共识，这种共识不仅仅是一种妥协，而是在诉诸交互理性和视域融合的基础上，各方都很乐意接受的价值认同。如果把协商对话所能达成的共识仅仅理解为底线伦理的妥协，这会导致一些人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自足的，从而妨碍了个体与他者之间的相互学习和“视域融合”路径的形成。

二、协商对话：批判传统德育的一个新概念

协商对话式德育的提出也是针对传统德育提出来的。正如戴维·伯姆所说，协商对话作为一种教育原则，从简单的意义讲，强调的是师生的平等交流与知识共建；从深层次上讲，它挑战我们关于师生关系、知识本质，以及学习本质等方面的思维成见、定见与主观认定。[7]可以说，协商对话是一个挑战传统德育的新概念。

1.德育理念：从“物本”走向“人本”

传统德育忽视了人和人的存在，仅仅专注于与人的生存不相干的事情。在典型的传统德育中，教师的任务是如何有效地传授书本上的德育知识和规范，学生的任务则是如何有效地学习并内化相应的知识和规范。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并不是以“人”的身份，而是以规范的权威诠释者身份出场的；学生也并不是以“人”的身份，而是以规范的内化者出场的。德育是促使人成为“人”的教育，教师和学生都不以“人”的身份出场，学生又怎能在德育中“成人”。

协商对话式德育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商谈，源自共同合作的意愿，它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和理性思考，而不是基于少数人的天才设计和强迫灌输。协商对话式德育也许并不能解决现成的德育问题，也不是解决现实德育问题的唯一方式，甚至不是最有效的方式，但它却是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最好的、最切合人性的德育方式，因为它意味着人的独立、价值、尊严和生存的基本权利的凸显，意味着每个人的独立、价值、尊严、权利的凸显，意味着我们作为人不是纯然被规定、被决定、被改造、被驯服的客体与对象，而是自我生成的主体，是拥有同等价值与尊严的人。[8]

2.德育本质观：从“规训”转为“交往”

传统德育认为，人性本恶或人性如“白纸”，与此相应，德育旨在于使人社会化，抑制学生不合理的欲望，或形塑符合社会要求的良好行为，这种德育必然强调规训，忽视了学生的向善倾向、自律的意志和价值辨析的能力。德育规训可以通过肉体的惩罚来实现，也可以通过病理性的言语暴力来扭曲学生的精神世界。“人在教育中的规训状态是现代性教育的危机，因为规训不仅使我们的自我实现面临着阻碍和困难，而且使我们的公共生活面临着危机和风险。”[9]

协商对话式德育强调德育不是机械地授予，教师和学生应该从各自的理解出发，以语言为中介，以交往、沟通、意义为实践旨趣，促进双方取得更大视野融合。协商对话不仅仅是指德育双方之间狭隘的语言的谈话，而且是指双方相互在知识、思想、情感、经验等多方面、多层次的交流。在协商对话中，双方都敞开了自己的精神世界，接纳着对方，同时又把自己投向对方，获得理解和沟通。因而，协商对话不仅是一种言谈与倾听的教育方式，更是一种充分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交往情境，交往双方全身心地创造平等和谐、积极健康的交往氛围。可见，协商对话式德育完全地摒弃了规训，它的本质是基于自由、平等和民主基础之上的全方面交往。

3.德育过程观：从“传递中心”转变为“对话中心”

在传统德育的视域中，德育课程被理解为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德育内容的“公共框架”，或者被理解为教师在学年之初制定的德育“教学计划”。作为课程实施过程的德育过程，旨在实施上述的“公共框架”或“教学计划”。这种德育使儿童远离真正的道德学习，致使儿童的学习只是表现为艰难地挣扎在以掌握德目多寡为“胜败”标准的记忆竞争或考试大战中，发现不了德育学习的意义与喜悦。[10]

协商对话式德育推崇的是协商课程。协商课程不是传统课程的现代包装，而是一种全新的教育和德育思想，它旨在创造一种民主的课堂，学生和教师都准备共同承担教育任务，学习中所要探讨的问题以及学习速度与深度等都依据学生的需要、目的和意愿，并通过协商来进行。当然，协商对话绝对不是迁就、松散乃至放任。协商改变的是传统控制与被控制的师生关系，它既是吸引学生参与课程的指导思想，也是师生心灵与思想沟通、交流与对话的途径。由此，协商课程视域下的德育过程打破了传统的德育过程观，“肃静的教室就是好教室”的传统德育观念也受到了挑战，取而代之的则是要通过对话而进行的学习；在协商的氛围中所进行的学习不再是只追求正确的答案，对话将会成为德育过程的中心。

三、协商对话：构建现代德育的一个新视角

随着协商对话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人心，人们已经赋予了“协商对话式德育”以更多的内涵，它已经从践行新课改理念和批判传统德育的范畴中拓展开来，人们开始以此为视角来构建符合时代发展的现代德育。1. 崇高的主体间性：协商对话式德育的乌托邦诉求道德乌托邦或许会成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它只是“梦想”，但是没有梦想，人就会在萎靡中陷入停顿而失去超越自身的欲望。因而，作为培养人的德育，要使人不断地成长，自然需要乌托邦。但是并不是每一种乌托邦式的追求都是值得肯定的。

乌托邦总是对于某种崇高的追求。由于对崇高追求方式的不同，可以把乌托邦分为崇高普遍性的乌托邦、崇高私人性的乌托邦和崇高主体间性的乌托邦。协商对话式德育认为，一种价值乌托邦值得所有人追求，并不是因为某个人或某些人认为它值得追求，而是由于所有的个体，在平等和自愿的基础上都认为它值得追求。因而，协商对话式德育所追求的乌托邦，必然是崇高主体间性意义上的乌托邦，而非崇高普遍性意义上的，也非崇高私人性意义上的。

崇高的普遍性是指，某种宏大叙事的价值被认为是最高尚的价值，其他所有人的价值追求都必须纳入到此价值之下，个人的意向、个人的特殊性，都是低俗、狭隘和卑下的，因此，个体生命必须放弃“自我”，把自我投身到这种价值的宏大叙事中。崇高的普遍性，由于强调价值的一元性，必然会扼杀价值的多元发展。现实中存在的私人理想被忽视、污蔑乃至被压制。在此意义上的德育，必然是专制的和灌输的德育。崇高的私人性强调价值追求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与此相应的德育则会导致如下困境：每一个人的观点都是合理的，德育不需要致力于培养人的价值观，只需要帮助学生澄清自己既有的价值观即可，这必然会导致和助长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崇高的主体间性是指，某种价值之所以成为崇高的价值，不取决于某一个体或某一些个体的意志，而是取决于基于平等和自愿之上的人们达成的价值共识。这种崇高反应出了每一个个体的意愿，个体遵循这种崇高的要求实质上就是在遵循自己的意志，因而强调崇高主体间性的德育无所谓强制，从而超越了崇高普遍性视域下的德育。崇高的主体间性还强调，一种价值能称之为崇高，并不取决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的意愿，而是取决于判断和自愿基础上各方达成的共识，因而这种德育也不会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从而超越了崇高私人性视域下的德育。

2. 生态德育课程：协商对话式德育的课程观诉求

要想有效地进行协商对话，德育就应该处于一个对话的生态系统中。在这个系统中，人与自己、人与他人、人与万物都应该处于和谐的生态对话中。让这种协商对话变为现实的重要条件就是建构起“生态课程”。设计这种生态课程至少要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理念：[11]

首先，和谐的理念。和谐这个概念实质上包含了三方面的内涵，即人与万物之间的和谐、人际和谐与身心和谐。事实已经证明，当代严重的生存危机正是人与万物、人际之间以及个体身心发展的和谐遭到破坏的结果。生态主义德育课程设计中的和谐理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三大方面的和谐是课程设计的重要基础，促进三大方面的和谐是课程设计的重要目标。

其次，联系的理念。与原子论的机械世界观相对立，生态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它认为在生态的德育网络系统中，无论哪一部分的因素或层面，都在整体的关联和互动中存在；它还认为联系是事物之间一种内在的关系，世界是由相互内在联系的各个部分组成，对世界的认识离不开对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密切联系的肯定。以联系为理念进行德育课程设计需要从协商对话式德育的时代意蕴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把联系作为课程目标，培养

学生的联系意识；二是把联系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处理好课程设计中的多种关系。

再次，发展的理念。德育课程设计自然要以促使学生的发展为目标，但是生态主义的德育课程设计并不以学生的发展为唯一目的，推动自然、社会、文化和学生个体的发展都是它的目的，即它致力于推动自然生态的良性演化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文化的生态化发展以及学生个体的和谐发展。

3.合作教学：协商对话式德育的践行观诉求协商对话，不是简单的言语沟通，而是多个维度的交流与沟通。但是传统德育的组织形式十分单一，对话空间极为狭小，对话者角色尤其单调。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改变传统的德育组织形式，建立起多方参与的合作教学形式。合作教学的方式有：小班讨论、学术沙龙、合作科研等。

在德育中，如果要想有效地进行合作教学，师生之间、生生之间、人与万物之间应该毫无限制地相互发生关系，以达到完整统一的一体。彼此之间不只是为了在课堂教学范围内进行交往，而且要在现实生活中进行沟通。为了有效地进行交往和沟通，德育中的合作教学过程还必须是一个“爱的斗争”(Loving Struggle)的过程。因为，恰如雅斯贝尔斯在《哲学自传》中所说，交往对话中“爱的斗争”与以往交往中的斗争不同，这种爱的斗争不是将他人当作手段甚至敌人，削弱乃至消灭其主体性，相反，他正是为了使他人的主体性得到真实的显现。这种斗争是人与

人之间爱和团结一致的交往，在这种斗争中，人与人保持人格的严格平等，它们相互提醒、相互追问，相互为对方的发展创设机会和条件；这种斗争使人自身的经验的、非理性的、自私的缺陷得到充分揭露和消解，使每个人超越有限的经验自我，实现自我的充分完善和真正的自由。在“爱的斗争”中，个体也不会丧失于他人之中，而是在彼此保持自己个性、人格的情况下进行斗争。可见，只有在“爱的斗争”中，合作教学才能进行多维度的深层交流和沟通。

四、协商对话：影响德育未来走向的一个新愿景

随着协商对话的进一步展开和丰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相信，学校里面将会形成一种与协商对话相应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德育文化氛围；协商对话也将帮助我们致力于重建一个新的德育世界：多维的课程标准、弹性化的教学计划、开放的课堂教学和民主的师生关系等。与此相应，德育将会培养出一批新人，他们具备尊重他人、讲民主、对人真诚、通过对话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分歧等方面的特征。这样的人将为建立真正科学、民主和法制的社会作出巨大贡献。[12]

参考文献：

- [1][2]詹姆斯·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M].黄相怀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22，25.
- [2][12]刘云生.“对话”：引发教育深层变革[J].中国教育学刊，2005，（7）：50-57.
- [4][5]童世骏.关于“重叠共识”的“重叠共识”[J].中国社会科学，2008，（6）：55-65.
- [6]Garth Boomer. Negotiating the Curriculum: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M]. London. Washington, D.C.: The Falmer Press, 1992:15.
- [7]戴维·伯姆.论对话[M].王松涛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1.
- [8]刘铁芳.试论对话性道德教育模式的建构[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3，（5）：25-30.
- [9]金生钰.规训与教化[M].规训与教化.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

[10]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钟启泉译.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17-23.

[11]王牧华, 靳玉乐.论生态主义课程设计的基本理念[J].当代教育科学, 2005, (1):22-25.

The Era Intension of Negotiation Dialogue Moral Education

Yan Cong-gen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With thoroughly getting the new curriculum evaluation reform moving, “negotiation dialogue” seems to be the staple topic of conversation at the moment. The “negotiation dialogue” has the era intension: it is a new perspective of moral educational reform, a new concept of criticism of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a new fantastic point of view on establishing moral education of the times, and a new philosophy of affecting mo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gotiation dialogue; moral education; era intension

收稿日期: 2009-10-17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和谐社会中道德教育的独特性研究”(批准号DEA06011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严从根, 男,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